

慕容雪村

随笔集

The Essays

慕容雪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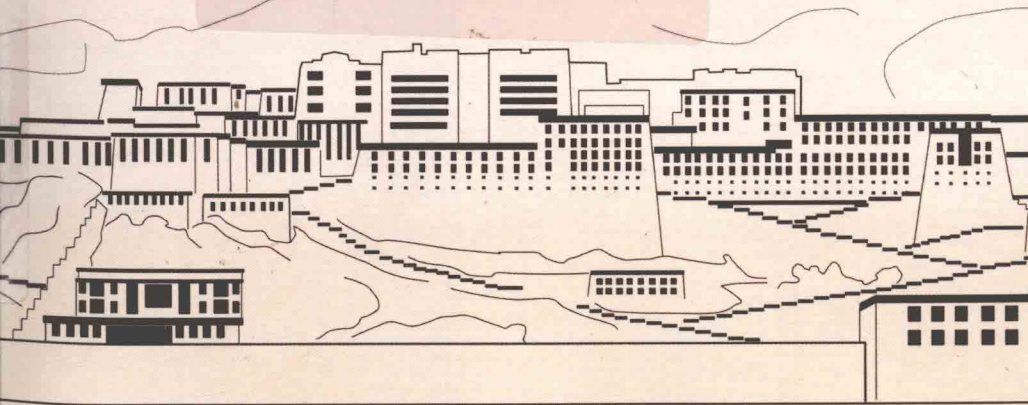
昔日红颜，落雪满山，
光阴里浮生如烟。
是谁在夜里，为你撑起青纸伞，
让终生悲欢都绽放在瞬间。



这本书不是正菜，而是所谓的“杂拌儿”，是我十年来的短文合集，有一些还可以看，另外一些，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看了。这还是一本半推半就的书，我不是很想出版，可还是被编辑说服了，他说：也许你不满意，可它毕竟是你的昨天。好吧，那就让它问世吧，我会把读者的嘲笑披在身上。

——作者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多数人死于贪婪》●《慕容雪村随笔集》●《中国，少了一味药》



慕容雪村随笔集

慕容雪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慕容雪村随笔集 / 慕容雪村著.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0201 - 855 - 6

I. ①慕… II. ①慕…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4245 号

《慕容雪村随笔集》

慕容雪村

出版人: 肖 斌
责任编辑: 张京涛 陈 蔚
装帧设计: 尚书堂
封面插画: 左 守
责任印务: 宋小仓 曲利华

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100009)

发行部: (010)84026020 84026019(传真)

网 址: www. hpbook. com

E - mail: hpbook@ hpbook.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640 毫米 × 890 毫米 1/32

印 张: 6. 75

字 数: 140 千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80201 - 855 - 6

定 价: 21. 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拉萨三和楼	(001)
一生中,你至少要去两次重庆	(010)
近水三分妖	(013)
由此向南	(018)
中国美食地图	(021)
做爱的经济分析	(042)
中国硬脖子	(061)
死了老婆,放声歌唱	(067)
与黄觉谈夫差	(073)
自由的定义	(080)
谁是谁的福音	(084)
写在《成都》旁边的散句	(087)
钢刀闪闪铜钱响	(091)
时间迷城	(094)

想起海子	(099)
便是胡闹也成书	(103)
唐僧情史	(109)
西门庆传奇	(130)
遗忘在光阴之外	(146)

拉萨三和楼

前言：

二〇〇五年我搬到拉萨，在一栋商务楼里租了个套间，邻居们大多都是“藏漂”，有做生意的，有体验生活的，一些人和我有过短暂的交往，另一些只是擦肩而过，现在我把他们写在这里，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只为记住每一张亲切的脸。

◎ 胖胖的奢侈生活

我搬到拉萨第三天，胖胖大咧咧地闯了进来，“哈呀，这么多书！你是作家吧？”我有点害羞，说算是吧。胖胖长叹一声：“还是你们文化人好啊，不像我，虽然有几个臭钱，到底还是大老粗。”我想这年头人人谦逊，敢说自己“有几个臭钱”，这得是什么级别啊，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胖子还是个大款，不由得肃然起敬。

那时胖胖生意很忙，每天回来都醉醺醺的，只要我在房里，他就会进来抱怨一番，说自己活得没劲，说这年头生意难做，说天天

都要应酬,不是陪局长吃饭,就是陪厅长喝酒,海参鱼翅,鱼翅海参,吃得脸都浮肿了。抱怨完就开始夸我:“还是你们文化人好啊,虽然没什么钱,可活得清静自在,你看看我,多他妈累!”我连连称是,心里却有点不舒服,想有钱算个屁,老子又不是没见过有钱人。

有一天我正要出门,他叫我:“作家,来,来!”我笑着进去,胖胖伸手丢来一盒中华烟:“拿着!你写书辛苦,抽点好烟!”我连连推辞,说我抽惯劣质烟草了,这么好的烟,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他脸一板:“叫你拿着你就拿着!胖哥还在乎这点钱吗?”说着一摸自己的皮带:“你看我用的都是什么?这皮带,LV的!还有这裤子,鲨鱼!你说说,我还能在乎一包烟吗?”我那时刚写完《多数人死于贪婪》,对奢侈品有点认识,无比景仰地问他:“胖哥,这条皮带值不少钱吧?”他一拍大腿:“贵!六百多!”这价格就不对了,又问了两句,我恍然大悟,什么LV、鲨鱼,原来全是假货,敬畏之心顿失,听他吹得起劲,心中暗暗好笑,想这人倒挺可爱的。

我习惯夜里工作,每天都是天亮才睡,有一天刚刚躺下,胖胖砰砰地敲我的门:“作家,醒醒,有事找你!”我开门放他进来,胖胖连连道歉,说不好意思,一大早就吵醒你,不过有点急事得找你帮忙。我问他什么事,胖胖一脸沮丧,“我父亲住院了,我得赶紧回家,可是最近进了不少货,钱全都押在上面了,你能不能借我一千六百元?最多一星期,回来就还你。”我擅长察颜观色,知道这胖子在撒谎,可又不好拒绝,犹豫了半天,说钱可以借给你,不过你得把身份证复印一份给我,再打张欠条。他满口答应,出去跑了

半天，把身份证复印件拿给我，还有一份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说你看，我不是骗子，我们公司注册资金都是五十万，肯定不会欠你的钱，最多一星期，回来就还你。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过了一个月，我给他打电话，他哈哈大笑：“家里有点事，你不用担心，最多一星期，回去就找你喝酒！”一个月后我又给他打电话，胖胖连声叹气，说哎呀作家，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票都买好了，走到半路又被车撞了，哎呀我的腿……我无计可施，说那你好好养伤吧，回来给我电话。

很快冬天到了，我受不了高原的严寒，搬到三亚住了半年，经过成都时给他电话，发现早就停机了。那张欠条一直都在，每次我拉开抽屉，都会看见他粗大潦草的字：今借到作家人民币一千六百元整，保证一星期后归还。还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他的脑袋很大，好像装满了智慧。

胖胖右手上有一只光闪闪的戒指，据说是两克拉的钻石，他不知道“克拉”这个单位，每次都说是“两克”。

亲爱的胖胖，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不要以为我是逼债。我知道你不是大款，也知道令尊没有住院，因为你说过，你十一岁时令尊就去世了。你的腿应该没被车撞过，要是我猜错了，请原谅我的小人之心。一千六百元不是小数字，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收回，你是个有尊严的人，而且自始至终都在维护尊严。我们也许算不上朋友，但在一栋楼里住了那么久，本来就该互相照应。

◎ 大师杜拉萨

五月末的一天，杜拉萨趿拉着拖鞋走进我房里，直愣愣地问我：“听说你是个作家？”我说不敢当，混饭吃，混饭吃。他昂着头一翻白眼：“有什么作品呀？出过书没有？给我看看！”我暗暗恼怒，想这家伙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支吾了两句把他打发走了。

后来在楼里又见过几次，他总是冷冷地翻着白眼，爱理不理的，一副讨打的模样。那时他在拉萨做一点小生意，经常指挥工人往楼里搬货，嘴里骂骂咧咧的，样子十分粗鄙，偶尔也有心情好的时候，用的词极为文雅：“万楼之楼，起于垒土，晓不晓得哦你们？搞快搞快！”我听了总是冷笑，想穷措大也敢假扮文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有次我在小重庆房里聊天，杜拉萨拿着手机一飘一飘地从门口经过，嘴里大声嚷嚷：“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你觉得他阴险，他还觉得你阴险来！”一股浓郁的四川味，小重庆忍俊不禁，说老杜那个神经娃儿又发神经了。一屋子人都大笑，我也嘿嘿地笑了两声。

有一天拉萨报纸上登了我的一则专访，杜拉萨看到了，拎着报纸就来找我：“你就是这个人嗦？”我说对，他点点头：“你那本书我看过，就是那要成都什么什么的。”我心里大快，咧嘴就要笑，他又翻起了白眼：“写得很一般嘛，算不得什么好作品，对吧？”这问题就没法回答了，当着铁匠骂大锤，我当然不会高兴。他沉思半

晌,忽地抬起头,斜着眼评价我:“你呀,你就是个网络写手!”我大怒,猛地挥手:“行了行了,我要休息了,你出去吧。”他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拖鞋踏踏地响,我气不打一处来,看着他得意洋洋的样子,恨不能抄起凳子来给他一下子。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冒充我的精神导师,隔三差五给我发条短信,说一个真正的作家要具备三种品质:宽广的心胸、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善的向往。发完了不过瘾,过来咚咚地捶我的门:“短信是我发的啊。”我不理他,直接删掉。他还是不断地发,意思都差不多,“要虚心,戒骄戒躁,不要因为有了点小名气就忘乎所以”,等等。

我实在忍不住了,恨恨地回了一条:“别费心了,大师,我这德性是改不了了。”他没读懂我的意思,反倒觉得我有自知之明,是个可造之才,兴冲冲地冲过来与我谈心,一半在夸,一半在骂,我无计可施,也不能跟他打架,听得眉骨倒竖。他讲了半天,突然大发感慨,说满世炎炎,只有他的心理在冰雪之中。这话有点意味,我改成“天下炽热,此心独凉”,半偷半窃地写在自己的书里。

藏漂大多孤独,他是个老光棍,长夜难熬,经常在凌晨时分给我发短信,这些短信内容各异,有人生感慨,有文艺批评,还有一些是他的诗。这人有点古文功底,做的诗都不算差,可惜我当时过于狭隘,看过了就算了,心里还暗暗笑他迂腐。

迂腐的人注定做不好生意,还没到十月,杜拉萨的公司就快垮了,那些天他总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天天揪着头发算账,没事就拿拳头捶墙,连房租都交不起了。物业公司的小会计天天追着他逼债:“都两个月了,你还不交,到底想怎么样啊?”杜拉萨一

脸媚笑，拱着双手央告：“哎呀刘会计，再宽限几天嘛，再宽限几天，我一定交。”小重庆他们常常奚落他，我也在一边笑。

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跑的，十月底的一天，房东上来砰砰敲他的门，敲了半天没回应，干脆一脚踹开，满楼的人都拥过去看。只见房东叉着两手骂娘：“王八蛋！一声不吭就跑了，就给我留下这么一堆破烂！王八蛋，还欠我三个月房租呢！”那是我第一次进杜拉萨的房间，房东没说错，屋里确实是一堆破烂：一个保温杯的盖子、一把磁汤勺、一条洗得发白的床单，床头上还有两本书：一本《文艺理论与批评》、一本《历代诗话续编》。

没人知道杜拉萨去了哪里，只是陆陆续续听人谈起他，听说他教过十几年书，还当选过县级优秀教师；听说他老婆跟人通奸，被他发现了，抡着一口铁锅找奸夫拼命，反而被奸夫打断了腿；还听说他有个儿子，不过在十一岁时出车祸死了。小重庆跟他相处最久，说杜拉萨本来不想做生意，经不住老乡的鼓动，连房子都卖了，没想到最后骗他的还是这个老乡。

我一直记得杜拉萨的样子，不过将来肯定会慢慢忘记。三和楼里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现在已经没人记得他了。那本《历代诗话续编》我一直带在身边，有一天深夜翻开，我突然想：这时候杜拉萨肯定也没睡，他在做什么？试着拨他的号码，早就停机了。

杜拉萨不姓杜，但楼里的人都叫他老杜，或许是“老肚”？我没考证过。他的名字也不是拉萨，但我早就忘记他叫什么了。我们相处不到半年，他给我发过十几首诗，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一句：“秋风瑟瑟春光瘦，今生寂寞彼岸凉。”这该是他的人生自况吧？天知道。

◎小重庆的情感生活

几个男人烤火闲聊，话题渐渐庸俗。小重庆喃喃咒骂，说妈哟，屁婆娘太恶心了，老子喊她去洗一洗，她说天太冷，不想洗。老子催促再三，再三催促，她才马马虎虎地用水洗了一把，接着就躺了上来，老子眼前一晕，想妈哟，老子 to be 还是 not 他妈的 to be？

这是小重庆的辛酸往事，我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小重庆形貌猥琐，比一把椅子高不了多少，精力却十分旺盛，每周都要出去找女人，每次费钞一百到二百不等，一年下来，贡献 GDP 万元左右，这是有效消费，于国于民大有益处，可谓“爱国”；小重庆有洁癖，每次都喊人去洗，可谓“卫生”；“运动”不需要解释，看看他干瘦的身体就知道了。每次运动过后，他都要皱着眉头拖地、擦桌子、洗床单，表情十分痛苦，赵护肤见了总要笑他，说你这又何苦呢，折腾半天，就为了那两分钟的快活。小重庆摇头叹气：“唉，人生啊。”

小重庆毕业于桂林工学院，大学时有个女朋友，如果我没猜错，那就是他这辈子最真挚的爱情，他为她醉过，为她哭过，女孩子嫌他个头矮，要分手，他差点从楼上跳下去。一九九七年大学毕业，女孩子分回西安，他每个月都去看她一次，买不起飞机票，就挤火车，去时甜蜜，回来忧伤，车厢里人群喧闹，小重庆托腮而坐，像个穿长衫的忧郁诗人。

几年后两人还是分手了，各自结婚生子，从此没了联系。小重庆找了个江油妹子，农村出来的，没什么文化，脾气却好，小重庆结婚五年，连碗都没洗过一只。他自己也承认老婆是个好女人，可就是不想见她，一年到头在外面漂，南宁一年，汉中一年，在拉萨又待了一年。偶尔回趟家，也不怎么理她，天天跟狐朋狗友滥吃滥赌，喝醉了就吐在地板上，酒醒了依然往外跑。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从不跟老婆亲嘴，觉得那玩意儿脏。我说接吻是多么美妙的活动啊，你怎么会……他愤愤起身：“老子可以摸她，可以日她，就是不会亲她！”我表示怀疑，说我就不信你这辈子从来没接过吻，他的脸刷地红了：“也不是一次都没有，我这辈子吧，只跟一个人亲过嘴，就是……就是……我的那个初恋。”

很快冬天到了，公司调他回重庆，走之前请我、赵护肤、陈光头一起吃饭，那天的气氛有点伤感，小重庆喝高了，瘫在椅子上胡言乱语，不停地叫“猪娃儿”。还唱歌：“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

这歌声嘶哑刺耳，周遭食客无不喷饭，我却突然想起了他的初恋。多年以前，这首歌曾悄悄打动过一个美丽女子的芳心，在那条繁花开满的小径上，在那样纯白无瑕的春夜里，这未来的嫖客，这庸俗下流的男子，正用他年轻而嘶哑的歌声来抵抗他一生的堕落。

离开拉萨后，我时常会想起小重庆，他是个嫖客，却依然不失赤子之心，他也不算什么好人，可依然那么单纯。我一直想问他

“猪娃儿”是谁，可惜再也没见过他。

在我想来，那人多半是他的初恋，他们携手走过最美的青春，从此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多年之后，她腰身渐粗，再也不复当年的美丽，他渐渐苍老，在尘世的污泥中挣扎过活，却依然恪守着自己的原则：即使全身污秽，他也不会和别的女人亲吻，因为那是他留给她的最后的贞节。

一生中,你至少要去两次重庆

最吸引我的,是重庆那种漫不经心的幽默。两车相撞,如果是东北人,可能推开车门就会打成一团;如果是上海人,推推眼镜,大概会这么建议:不要吵,我们找交警好了。有次我在重庆看到一辆桑塔纳追尾奥拓,奥拓司机下来看了半天,没吵没骂,笑嘻嘻地对桑塔纳说:“恭喜你,娃儿的书包又飞求了。”

从交通事故联想到基础教育,这是重庆人独有的天赋。跟重庆人接触久了,我总感觉他们有一种骨子里的清高,拿水仙当大蒜的那么一股劲儿。重庆人热情、豪爽、大大咧咧,每有客来,必称兄道弟,呼朋引类,不拿你当外人,但酒酣耳热之时,只要稍一留心,就会看见他们斜眼睥睨的神情,这神情不像刘备,成都才像刘备呢,倒有几分像曹操,豪情万丈,盛气凌人,给他把槊就能对付出几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所以我经常感慨:重庆之城,卧虎藏龙,如果生在战乱年代,天下奸雄,大概百分之八十都会出自重庆。

在广东说自己有钱,会引一片景仰,这招到了重庆就不大灵。

小心他们这么揶揄你：喔，你有钱，你的夜壶都是带按摩的。重庆人说“夜壶”听起来就像是文言的“也夫”，我当时就想，这话跟陈之亮“身赴国难，唯一死也夫”的名言差不多，同样有“也夫”，同样那么带劲儿。

重庆临江，人人有点水手的气质（有个家伙给自己取名就叫“玫瑰水手”），朝来暮去水滔滔，路遇旧交总喝高。重庆人好酒量，十个中至少有六个能喝半斤白酒，照样走路不晃，爬坡如飞，到解放碑打望美女，眼不花心不跳，神态自若。剩下的三个，你莫去激他，否则他抡起瓶儿就要跟你对吹。所以我跟重庆人吃饭，从来都不敢做声，借口酒精过敏，趁别人推杯换盏之机，独自闷头大嚼。

重庆的美食总引人吮指遐思，辣子鸡、泉水兔、邮亭鲫鱼，小火锅红浪翻腾，水煮肉香气四溢，想起来就忍不住咽口水。有次我住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早餐是免费供应的，号称六十八元一位，菜式丰富，花样繁多，不过吃着总不是味儿，忽然想起重庆著名的小面来，丢下刀叉就往外跑，在街角的小馆子花两块钱叫了一碗，菜叶碧绿，面条滑顺，汤辣而香，吃完后咂咂嘴，还觉得意犹未尽。

这就是我理解的重庆生活：一碗小面胜过全法国的蜗牛。它不起眼、大大咧咧、漫不经心，甚至有几分粗俗，然而却有独特的香味。海明威说巴黎是“流动的圣节”，重庆人从不在乎什么神圣，尤瑟纳尔说“军中十五年不及雅典的一个清晨”，重庆人也不大关心浪不浪漫，只要有酒，有辣椒，有朋友，有喷香的小面，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而“诗意地栖居”，不过是酸腐文人牙疼时没心

没肺的哼哼,理也不要理。

所以我说:一生中,你至少要去两次重庆。第一次去吃满街美食,去看美女如云,去领略山城、雾城、江城的独特韵味,这时独行人也许会感到孤独,但第二次就不一样,你会找到朋友,全重庆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你的朋友,会找到重庆漫不经心、大大咧咧的诗意,这诗意行走的高高低低的路上,停留在棒棒军的棒头,飘荡在朝天门浆声灯影的夜色里,这诗意与酒有关,与辣椒有关,却又永在它们之外。身不临重庆,就不会发现完整的生活。